

梨园义侠

马玲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马 玲 著

梨 园 义 侠

四川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成都

责任编辑：刘永康

封面设计：波 玖

版面设计：李 军

书 名 梨 园 义 侠

作 者 马 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资阳县印刷厂印刷

1989年5月第一版

开本787×1092 1/32

1989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6

印数1—3,550册

字数130千

ISBN7—5411—0376—4/I · 351

定价：2.05 元

内容提要

清光绪年间，江西乐安县令杜麟光及其子杜京狼狈为奸，横行乡里，无恶不作。花花太岁杜京，观戏时见本县举人徐凤钧之女徐美娘美貌绝伦，竟施巧计抢入“藏娇楼”。此事为青年艺人玉面蛟所知，他拔刀而起，凭藉一身武功劫美娘而去。杜京爪牙率众追赶，玉面蛟寡不敌众。眼看美娘将再落入虎口，梨园义侠、混天麻子飘然而至，救出美娘。杜京欺辱良民，其父勒索乡里，逼使混天麻子官逼民反，连美娘的父亲、举人徐凤钧也因不堪勒索，起而一道“扬刀”抗捐。混天麻子被“扬刀”人众拥戴，趁势揭竿而起，斩将攻城，赶走了县令杜麟光，活捉并诛杀了杜京。正当大家欢庆胜利、徐美娘与玉面蛟两情缱绻之时，死而不僵的落荒县令搬来朝廷大军，与义军激烈战斗。加之杜收买加入义军的徐举人做内应，里应外合，混天麻子措手不及，不得不率众弃城而走。

全书采用章回体，情节一环扣一环，紧张热烈，读来使人爱不释手，是一本既写武功又写人情的通俗小说。

目 录

第 一 回	抢民女衙内生歹意 乐安江义士抱不平	1
第 二 回	耍阴谋鼠辈设陷阱 唱寿戏虎胆闯龙潭	12
第 三 回	藏娇楼刀丛救弱女 玄女观月下释迷津	27
第 四 回	诉隐情老媪逢故旧 托终身良人约他乡	41
第 五 回	比拳脚少女留情意 抗统捐公子话原由	56
第 六 回	集乡民扬刀微县令 打头旗仗义护黎民	70

第七回	挂羊头奴才卖狗肉 藏祸心官轿易囚笼	58
第八回	松林寨虚席访豪杰 豆腐坊扬名出二娇	100
第九回	遭暗算败走葫芦拐 扣亲兵气煞候补道	114
第十回	施巧计智破洋枪队 泄民愤火烧县衙门	127
第十一回	留后路奴才替主子 复前仇弱女擒衙内	142
第十二回	恨内奸英雄落败局 寻知己贞女鸣奇冤	160
第十三回	铜钱镖击破鸳鸯梦 松林寨竖起大王旗	176

抢民女衙内生歹意

第一回

乐安江义士抱不平

黑沉沉的夜色，笼罩在乐安江上。粼粼的江水，泛着碎银般点点星光。

西风阵阵，流水哗哗。

乐安江上游，一前一后驶来两朵船。前面是扁舟一叶，轻船快桨，随波逐流；后面是白帆“鸭尾”，顺水摆橹，破浪乘风。帆船追赶着扁舟，扁舟疾如脱兔，帆船迅似腾蛟。大船凭借顺风顺水，步步紧逼、穷追不舍；小船夺路奔逃，看看将要赶上，一场大灾难临头！

大船为何追赶扁舟？其中自有一番缘故。

单表那扁舟之上，前后两个船伕，竭尽全力，死命划桨。中间竹篷篷舱之内，坐着两位不寻常的乘客。一个是妙龄少女，一个是虎虎后生。看看后面的帆船行将赶上，那少年女子立刻惊恐万状，与那后生紧紧搂抱一处，双双心急如焚。眼下江水滔滔，两岸山影憧憧，真是上天无门，入地无路。

这时刻，那后生虽然镇静如常，未动声色，但内心急得浑身火烧火烤。眼下情势千钧一发，少女六神无主，坐立不安。后生连声催促船家：“快划！”正想掏出飞镖，打断对方的

篷索，先抵挡一阵，然后借助轻舟快桨，摆脱困境。不料袋里空空。原来是因来时匆忙，忘了带镖。这可如何是好？

两舟竞发，一追一逃，输赢成败，只在瞬间。这时，空气似乎凝固，被迫者的心都跳到了嗓子眼上。两船近在咫尺时，大船上猝然挥来一竿带倒钩的镖篙，牢牢将小舟的船帮搭住。大船上条条黑影在蠢动，正要跳上小舟拿人。这真是泰山压顶，火急燃眉，容不得你丝毫的犹豫胆怯。只见那位虎虎后生，一个鹞子翻身，背上“嗖”的一声，从牛皮鞘内，抽出柳叶单刀纵身跳出舱外，只见寒光闪闪，一刀砍断镖篙。接着便是一个雀跃，拨地跳上大船，迎头截住大船上的黑影奋力劈杀起来。趁这个空子，小船击水中流，箭一般射入夜色水光中。

且说那后生上了大船，施展起全身武功，劈刺腾跳，身手敏捷，勇猛异常，杀得那些黑影嗷嗷乱叫，左冲右突，躲躲闪闪，挠他不得。

俗话说：双手不敌四拳。虽说那后生武艺高强，勇猛过人，毕竟孤军作战，匹马单枪，并无他援。刀光闪闪，直杀得天昏地黑。大船渐渐靠近了河岸，战线也就从船头拉到上了河滩。河滩上满地细砂卵石，空旷开阔。正是武士们施展身手的去处。那后生抖擞精神，杀得兴起，力挫群敌，愈战愈强。刀来剑挡，剑去刀迎，恰似那风卷残云。正在杀得难解难分之际，那大船却趁机悄悄离岸而去。过了好一阵工夫，那后生才透过夜色，发现大船不见了，知是追赶小舟去了，这才恍然大悟，自知上当，心头暗自叫苦。

原来那大船之上的主子诡计多端。起初，他妄想追上小船，一网打尽。不料那后生出手不凡，来势凶猛，急切下手

不得。只好见风转舵，调虎离山，将对手引上河岸，着人稳住，然后扬帆而去，继续追赶小船。

此时那后生心挂两头，已经无心恋战。他怕的是大船一旦赶了上去，小船上的少女势必难逃劫难。眼下如何是好？他立刻心下一横，刀似旋风，杀得敌手连连退却，然后纵身跳上一株浓荫密盖的古樟。借助夜色树影，隐住身子。这时，敌手见后生突然失去踪影，寻觅不着，正好乐得住手歇息，一个个东歪西倒地坐在河滩上伸出脖子，拉风箱般地喘粗气。

好个脱身之计。那后生运起轻功，飞身轻轻地跳下古樟，沿着江岸旋风般飞步疾行追赶小舟而去。他心急似火，脚下生风，顾不得疲惫困乏，一口气走了十几里路。影影绰绰地望见前面有条小划子船，不禁心头一怔，赶忙近前细看，果是刚才自己乘坐的那条船，只是船上的少女不见踪影，两个船伏坐在那里发呆。江面上空荡荡、黑压压的一片，那条跟踪而来的大船，此时也踪迹全无，岂不令人奇怪。那后生顿觉心头一阵紧缩，似乎明白了什么。他急忙问过船家，一颗悬着的心才咚地落到实处。

原来，那后生跃上大船，截住那几条黑影，小船才得逃脱，顺流而下，愈走愈远，船上的少女这才渐渐放下心来，谢天谢地，一场虚惊已过，吉人自有天相，化险为夷。谁知惊魂甫定，恶梦又来。不到一餐茶饭功夫，上流头那条大船，又咬着尾巴赶将上来，黑压压的，俨象只下山觅食的饿虎扑将过来。两船相隔的距离，一步步随之缩短。那小船上的少女心头一阵收缩，恰似热锅上的蚂蚁。先前倒有那位武艺高强的后生保护，急难之时，权可抵挡一阵，眼下除去两

个划桨的船伕，只剩下她孤身只影，一个闺中弱女，好似失伴的鸿雁，离群的羊羔。一旦被大船追上，那可怎么得了！

说来也奇，眼看山穷水尽，无路可走，就要束手待擒了，那少女反倒一横心，咬紧牙关，想道：无路可走，唯有投江一死，保个清白之身！只是青春年少，别下高堂父母，辜负似锦流年，岂不令人痛惜。姑娘思来想去，不禁泪如雨下。这时，她心下一横，紧咬牙关，爬出篷仓，正要纵身一跳……

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半空中一道黑影掠过，突然掉下一条汉子。只见他迅如大鹏展翅，轻如飞燕翔风，凌空轻轻落到船上，那船不摇，水不晃。这场面，把那少女惊呆了，她还来不及明白过来的时候，只觉身子一晃，一股强大的压力，有如掀倒草人一般将她推入仓中。两个船伕看得真切，但吓得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

再说那汉子来得突然，也来得古怪。他既不声张，也不动作，稳稳地立在船板之上，犹如铁塔金刚一般，一动也不动。看看大船已经挨近，船头上有两个家伙影影绰绰，吆三喝四地正欲纵身过船。这时候只见那汉子双手轻轻地一晃，说也奇怪，大船上的两个家伙隔着老远，就感到有股排山倒海的力量向他们压来，立足不稳，跌了个母猪坐泥。顷刻间大船上就象开了锅了。那长篙短桨，打棍铁尺一齐向那汉子扑来。那汉子不慌不忙，随手抓过大船船头上百来斤重的铁锚，哗啦一声向大船掷去。只听哗啦啦、咣啷一阵响亮，铁锚疾如流星似的凌空划了个弧形，就势一个风卷残云，把那些长篙短桨，打棍铁尺统统扫落，最后两个锚锥深深扎进船舷，发出震耳的山响。吓得大船上一干人等，个个瞪眼吐

舌，成了缩头乌龟。

半途杀出这个能人高手，大船上的人一个个吓破了胆。眼下三十六计，走为上计。那汉子看看大船要溜，正中下怀，只是顺风造势也对准船梢猛推一掌，那船便着魔似地向下游飘去，愈飘愈远。刚才惊心动魄的场景，发生在黑灯瞎火的重重夜幕之中，一切有如梦幻一般。那绝处逢生的少女，似梦非梦地感到大船去远，便颤颤抖抖地爬出篷仓，欲待拜谢那汉子的救命大恩，没提防那汉子铁钳似的臂膀就势一夹，将她夹在腋下，腾空跳上河岸，落入苍茫夜色，转眼不知去向……

事情到了这等地步，那后生纵然有通天的武艺，却也无可奈何，只是望着那黑黝黝的江水发愣。那少女去向不明，存亡未卜，真个是一波未平一波起，祸不单行，节外生枝。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原来那船上突然出现的黑影，并非九重天外降下的飞仙，而是个活生生的慷慨汉子，凭着他那超人的臂力和非凡的轻功，将那少女一口气挟持到一个偏僻的山村里。这是个七弯八拐的小山沟，傍山的密林深处，疏疏落落支起了几间竹篱茅舍，住的都是纯朴的山民。天将二更时分，辛劳了一天的山民们，早已坠入梦乡。唯有一间烛光摇曳的茅舍内，那少女正坐在一架依附两条板凳支起来的土布被褥的床沿上嘤嘤啼哭，那张秀气可人的脸庞，紧紧埋在夏布花帐帘内不肯露面。任凭两个已有一把岁数的老年农妇的百般安慰，她终是充满敌意地耸动肩膀，却始终不发一言。眼下，是陷阱、是误会、是真诚、是险恶，恐怕谁也说不清，谁也信不过。

列位，你道那汉子是谁，缘何将那少女带到这个所在？

故事写到这里，他们究竟姓甚名谁，江上那场遭遇的来龙去脉，也该说个清楚明白才是。先说那条汉子，本是个唱“饶河戏”的艺人。此人姓夏，名叫夏廷宜，年约四十开外，生得虎头虎脑，五短三粗，两膀力大如牛。从小浪迹江湖，卖艺为生，练得一身非凡的武艺。他生来秉性刚烈，疾恶如仇，在戏班子里充当“二花”行当，扮演的都是李逵、窦尔墩一类的绿林好汉和张飞、焦赞一派铁面英雄。夏廷宜算得上是钢铁汉子，他的为人，如同他在舞台表演的英雄好汉一样，凡事见义勇为，专爱抱打不平。他那宽阔开朗的“国”字脸，虽非仪表堂堂，但英气勃勃，那眉峰鼻柱之间，星星点点缀有几颗白里透光的麻粒，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他那刚毅、耿直的个性。因他抱打天下不平事，江湖上赠他“混天麻子”的绰号，是响当当、硬梆梆的好汉。

眼前，这位啼哭不止的少女，就是被混天麻子“挟持”而来的。她并非普通少女，而是个冰清玉洁的名门闺秀，温存儒雅的千金小姐。这位小姐姓徐，取名彩鸾，小字美娘。乃乐平县西乡魁堡村举人徐凤钧之女。年方二九，豆蔻年华。好个女大十八变。徐小姐出脱得姿容清丽，婷婷袅袅，一张鹅蛋型的脸庞，眉横远黛，眼横秋波。悬胆直鼻之下，朱唇一点似樱桃，粉面含娇，香腮藏情，犹如三春桃李。美娘之美，名不虚传。

这徐美娘不仅艳如桃李，而且聪明颖慧，伶俐乖巧。自幼知书达理，五经六艺，无所不通。拈针刺绣，巧夺天工。父母百般宠爱，视若掌上明珠。一时名噪乡里，远近豪绅富户，无不闻声倾倒，巴望着与徐家结为秦晋之好。那求亲说媒者，纷来沓至，真要踏破了徐家的门槛。只是美娘清标傲

骨，心比天高，偏不喜爱那些富家子弟纨绔后生，凭你豪门显贵，公子王孙，若言求亲，一概给闭门羹。女儿心中究竟选何佳偶，连徐举人夫妇也难揣摩箇中奥妙，做父母的少不得为女儿的终身大事长吁短叹，忧心忡忡。

那年仲秋季节，天高气爽，丹桂飘香。恰逢魁堡村徐氏重修宗谱已毕，村中请来饶河调“同乐班”大唱谱戏。这饶河调，是赣东北一带流行的地方古老剧种，又名“赣剧”，源于明代的弋阳腔，主要腔调为二黄、西皮、秦腔、浙调、老拨子、浦江、上江调等乱弹腔。流行于赣东北饶河流域的波阳、东平、景德镇和余干、万年一带，剧目繁多，角色俱全，唱的都是大轴戏，人们称为“大戏”，可谓雅俗共赏，老少咸宜，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魁堡唱谱戏一事，立时成了爆炸新闻，人们一传十、十传百，方圆几十里的乡民们纷纷赶来看戏，魁堡村里里外外好似开了锅一般好不热闹。

魁堡村，四面环山，当中平坦，荫荫林木绕村，潺潺溪水回流，碧盈翠掩，水秀山明，村中屋宇团团环围，颇似古堡。村中有一块平地，平时晒谷打麦。场地北面，不知哪个朝代，筑起一座雕刻精细的“万年台”，虽说年代久远，油漆剥落，但椽柱梁栋，仍然显示着古代雕刻艺人的精湛技艺。

这时，“万年台”上有一方条桌和两把靠椅，新围上色彩颇为陈旧的绣花缎子桌帷倚搭。在两根粗大的黑漆圆柱上，贴上了两幅红纸楹联。上联写着：君欢臣笑、金榜题名空富贵；下联是：凤舞鸾歌，洞房花烛假风流。这幅楹联，妙就妙在以“空”“假”二字，既点破了戏文的特色，又嘲笑了历代富贵豪门的虚荣。

戏台前一片开阔场地之上，堆山塞海般的拥挤着看戏的人群。人们扶老携幼，摩肩擦背，熙熙攘攘，你推我挤，万头攒动，直挤得水泄不通。那场地外围，又是一番景象，一溜炸油条，捏麻糍、卖茶叶蛋的吃食摊和推牌九，掷骰子的赌博圈。吵吵嚷嚷闹翻了天。

这年头，能赶上一场热闹的“大戏”，倒是件希罕事儿，当时，正是光绪三十年。五年前，即“庚子”年间，帝国主义穷凶极恶的“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屈服洋人的威力，签订了《辛丑条约》，甘心赔偿洋人九亿八千二百二十多万两银子，名曰“庚子赔款”。仅江西一省，每年就承担赔款白银一百四十万两。人民食不裹腹，哪还想到看戏。偶尔碰上一场大戏，犹如过节逢年，岂不一饱眼福。

万年台下，汇成一片人的海洋。这片人海之中，十分显眼的划出个特殊的方块，恰似人流滚沸中的一个孤岛。那“孤岛”之上，并排摆设四张油漆雕花楠木八仙桌。许多雕刻精细的太师椅，鳞次栉比，排列成为“雅座”，席间落坐的，都是些鲜衣美食的乡绅大户和粉面油头公子少爷，珠环翠绕的小姐、夫人。年过五旬的举人徐凤钧，喜气盈面地端坐首席之上。一边观赏台上的戏文，一边与那些宾朋好友谈笑风生。

在这块“孤岛”之内，那东西两席最是引人注目。那靠西头的一席，一群穿红着绿的女眷，众星捧月般的围着一位文静高雅的小姐。她就是前面提到的美娘。她天生丽质，举止大方，恰似牡丹压群芳。且看那东边一席，则是另一番势头，当中七扭八歪的坐着一个纨绔恶少，此人便是本县县太

爷杜磷光的公子杜京。

这个杜衙内，是个臭名昭著的花花太岁。平时倚父势，无恶不作，谁碰上这个“恶煞星”，谁就灾难临头。他终日游手好闲，寻花问柳，也不知糟塌了多少良家女子。今日闻得魁堡村唱戏，正好借此为由，前来饱餐秀色。此时，那杜京一双贼溜溜的眼睛，流星赶月似的尽往美娘小姐上下转动，恨不得一口吞下徐小姐。

台上的戏文正演到酣畅淋漓之处。一阵“急急风”的紧锣密鼓之后，上场的是一出文唱武打的《罗成叫关》，这是饶河戏“同乐班”一出打得响的剧目。剧中两个领衔主演：一个是文武小生江小龙。他扮相出众，技艺精湛，素有“玉面蛟”之称。今天由他扮演剧中人罗成，那真是锦上添花；一个则是混天麻子夏廷宜，他学的“二花”行当，剧中扮演的敌将刘黑闼。他们本是师兄师弟，艺出同宗，舞台之上，腾跳翻滚，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好一场精彩绝伦的表演哪！看得观众眼花缭乱，屏声静息，动魄惊心。

《罗成叫关》，本是江小龙的拿手好戏。他唱做唸打，无一不精，把个文韬武略、智勇双全的罗成都演活了。特别是“淤泥河之死”一场，他不仅一手罗家的枪法使得如龙戏水，似虎从风。而且那背上烘托英雄气概的四面“靠旗”，舞动起来，展如飞霞，收如藏蛟，盘如素锦，疾如旋风，煞是好看。将那唐将罗成破釜沉舟，决一死战的英雄气概，演得维妙维肖，活龙活现。观众啧啧连声，赞不绝口。连那位美娘小姐也看得目不转睛，心中叫绝。

说来也怪，素来心境静如止水的徐小姐，今天突然感到心中有股难以名状的激动，仿佛一泓平静的湖水，投下一块

碎石，激起层层涟漪，久久难以自制。这种心理上的微妙变化，对于美娘这颗处子之心来说，还从来没有过。徐小姐羞赧地感到有点可笑，只觉得两颊有些火辣辣的，心头象揣了个小鹿。心理上的变态，使她不由自主地低下头来，不敢抬眼朝台上看戏，而感情上的眷恋，又叫人不得不时偷觑戏台上的雄姿英发的“罗成小将”。不经意之间，眉目传情，暗送秋波。好一幅绝妙的《凤求凰》啊！局外人虽不明底细，江小龙却看在眼里，眉来眼去，心领神会。

当夜，一个惊人的消息，传遍了魁堡村的每个角落。说是花花太岁杜京，白天见色起意，晚上带领手下的一伙鹰犬，闯入徐举人家强逼徐小姐允亲。美娘坚贞不屈，混乱中只身出走，去向不明。

江小龙刚刚唱完夜戏，正坐在衣箱上卸装。听得消息，不啻五雷轰顶，心头暗暗吃惊。想起白天那番台上台下，眉目传情的景象，岂能舍得徐小姐遭此不幸；更容不得歹人如此猖狂。当下他草草结束停当，带了防身的柳叶单刀，悄悄地下了“万年台”，从耳门出来，披着浓重的夜色，沿着山径小道，越过荒村野店，心头万分焦急，脚下疾步如飞。约莫走了五六里路，不觉来到乐安江畔。但见茫茫大江，沉沉黑夜，正不知何处寻得徐小姐的下落，一时乱了方寸，如何是好。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就在江小龙举目眺望之际，忽见江堤远处，朦朦胧胧的似有一个黑点缓缓挪动。他顿时心头一亮，飞步赶将上去，果然是美娘小姐。美娘临出门时，只顾摆脱杜京的纠缠，也管不得投奔何处，出门之后，才想起去五里外的外婆家可以暂避，但一时慌不择路，加之夜色苍茫，不辨东西南北，不知如何鬼使神差的走到了这里，巧遇

江小龙这位救星。

当下慌乱之中，也顾不得什么“瓜田李下”之嫌，“男女有别”之类了。三言两语之间，双双说明情由。江小龙便雇了一条“划子船”，并亲自护送美娘逃走。

今晚江小龙的行动，“同乐班”的人并未察觉，但却没有瞒过混天麻子的眼睛。傍晚，夏混天也曾风风雨雨的听说花花太岁杜京仗势欺人，强迫徐小姐允婚之事。心中早有些愤愤不平，本想探明情由，必要时，管它一管。但发现江小龙下戏后那番异常举动，想起白天师弟在台上与徐小姐眉来眼去，那般亲热，箇中奥妙，便明白了八九。夏混天自然知道师弟的底细，虽说武艺不差，如果遇上一群能人高手，终归双手难敌四拳。夏混天放心不下，就在江小龙出去不久，他便运动轻功，尾随其后。决心相助师弟一臂之力，又救徐小姐于危难之中。

且说徐小姐，任凭两位农家妇女百般劝慰，说得口吐莲花，她只是哭个不停。俗话说：解铃还得系铃人。正当徐小姐哭得象个泪人儿一般之时，那扇虚掩的柴门，“咿呀”一声开了。但见前门开处，头裹红布巾，身穿黄马夹，背插九环点钢大砍刀的混天麻子，笑盈盈地从门外推进一个人来。美娘惊诧之余，不禁抬头一看。这不看则已，一看之下，美娘便哭声乍止，破涕为笑了。

药到病除须对症，

人心自古隔肚皮。